

春天遠去之後

林佩芬●著



心中的船出自本能的想要停泊下來，
讓所有的疲憊暫時遠離，
她滿心的渴望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……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春天遠去之後／林佩芬著--一版。--臺北市
：海飛麗，1993〔民82〕
面； 公分。--（女性小說；8）
ISBN 957-9283-38-9（平裝）

857.7

82007259



海飛麗出版有限公司

女性小說 8

春天遠去之後

林佩芬 ● 著

女性小說 8
春天遠去之後

作　　者／林佩芬
策　　畫／李定陸
責任編輯／孫淑雲
美術指導／宮秀珍
美術設計／李蕙芬
發行人／張　意
法律顧問／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林秋琴律師
出版發行／海飛麗出版有限公司
地　　址／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2巷3號一樓
電　　話／(02)5795045~9
傳　　真／(02)5784308
郵撥帳號／0014876-7海飛麗出版有限公司
電腦排版／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
印　　刷／三源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4862號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出版日期／1993年10月一版一刷
平裝定價／160元
ISBN：957-9283-38-9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調換。

出版的話

李定陸

策畫緣起

現代婦女顯得朝氣蓬勃，職業婦女使得家庭收入增加，在個人與家計消費上掌握有更大權力；年輕女性主導社會的消費流行，可以選擇不受任何人規範的生活方式，女性朋友所追求的「全方位女性」，為的就是爭取與男性同等的自由與環境。

回顧過去，女性朋友曾因傳統角色的界定，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就是「守成」，很少有機會能做自我突破，不過在短短的十多年內，女性以銳不可當的氣勢在家庭、企業裡，一改過去只是配角的角色。家事的簡便化、子女的減少及高學歷婦女的增加，使得女性的生活方式，受到了傳播出版業的重視；無論是圖書、雜誌、有聲出版品、電影，皆有專以滿足現代婦女生活需要為訴求的企畫物出現。

在傳播出版業的教育與催化下，現代婦女的生活方式，已從「團隊一致」，逐漸過渡到企圖發掘自我，與姐妹們相異的「強調個性」，換句話說，女性的分眾時代已經來臨。

既然女性各有不同追求的目標，各自決定的生活方式，使得原本以現代婦女生活需要為訴求的各類傳播出版品，面臨改變。

「全方位女性讀物」的觀念，就在這個背景下產生了。

無論如何，女性朋友已成為家庭與社會變遷的重心；然而來自家庭與社會許多長久困擾男性的問題，如今也困擾著女性。

例如，女性面臨到同性之間的激烈競爭，因而，潛藏在女性內心的兩股力量——渴望穿上專業主婦的圍裙，與不願放棄實現夢想相互交戰著。

如何使女性朋友擁有更多的改善自己的力量與資本，我想讀書是不二法門。

於是，我們策畫出版各類讀物，全方位的觀照不同年齡層、不同生活方式，不同形貌女性，不同的閱讀需要。

有關「全方位女性讀物」的各項出版計畫，已陸續開始，除此我們也將以「全方位女性讀物」為開始，延伸到「全方位家庭讀物」，全方位的觀照家庭中，女性之外，其

他成員的需要。

現在就讓我們搭上「全方位女性讀物」的公車，駛上快樂的路，朝著「家庭讀物」的目標前進吧。

我們真切地希望，妳和妳的朋友及妳的家人都能從書中找到一點樂趣，享受知的權利。

如果我們忽略了什麼，請不吝賜教，如果有新的建議，也請和我們聯絡，我們非常需要妳的指導。請將妳的信件寄至

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五十二巷三號一樓

海飛麗出版有限公司圖書出版部

關於本系列

《女性小說》是我們「全方位女性讀物」的第二站。

相信大部份的女性朋友都有被一本小說吸引住的經驗。

有時候，隨著小說故事情節的牽動，許多現實生活中的苦惱與不愉快，就這樣被小

說中的主角帶走了，甚至有些女性朋友們，讀小說讀到廢寢忘食的地步。

也許有人說，讀小說是時間上的一種浪費。但是我認為讀小說，是女性朋友最好的一項消遣活動，它可以紓解整天工作，所帶來的神經緊張。純為消遣的閱讀一本好的女性小說，可以幫助女性朋友認識這個社會，認識生活本身，認識可能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或生活週遭的事。

《女性小說》主要是以女性為主要描寫對象的故事，或者透過女性觀點來看這個世界的故事，或者是描述兩性之間的曲折故事。

在作者方面，並不侷限於男性作家還是女性作家；篇幅則包含了中長篇、短篇、極短篇各類型；背景有古典也有現代。

只要是適合女性閱讀的好小說，純文學小說也好；言情文學也好，都是我們所要網羅的作品。

妳將會重新在這裡遇見妳曾擁有的夢，讀到久違了的作家的最新力作，及反映現實社會的言情作品，它們將伴著妳哭，伴著妳笑、伴著妳成長，《女性小說》正是我們為體貼妳所策畫的系列叢書。

林佩芬

昔我往矣、楊柳依依

——「春天遠去之後」新版自序

回憶是一首歌，總是在曲折變化的旋律中呈現一幅幅過往的畫面……

與文學結緣是一樁自然形成的發展，身為獨生女，我的童年是寂寞的；但是，在屬於我自己的小天地中，我充滿了生命的喜悅。象牙塔也許正是白玉樓，兩者的區別乃在於擁有它的主人翁，我在孤獨中得到了充分自由的發展；學習音樂和繪畫，我的心靈開展於高度敏銳的美感；陪母親看戲，我沉醉在急絃繁管和密鑼緊鼓的氣氛中，胡琴的抑揚頓挫和水袖的婉轉婀娜更使我的感受力受到深刻的刺激。

端坐案前，在濃濃的墨香中臨帖習字；在小樓中聽一夜春雨，看雨過天青後的藍空

和彩虹；快樂的在陽台上種十幾盆海棠花，在房間裏養一缸綠藻紅魚，並且每天在澆水餵餌時把自己喜歡的詩句唸給它們聽……

讀書成了莫大的歡悅。我在唐詩宋詞和章回小說中探幽尋勝、吹葉嚼蕊，歡渡朝朝暮暮，也逐漸在這種自得其樂中長大成人。

童年，母親教我讀書，是背誦「滕王閣序」的樂趣，字句的華美和音韻的鏗鏘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下，令我耳娛目迷而陶醉於其中。稍長後，我愛讀詩經、史記、杜詩和紅樓夢，它們所帶給我的感受已經不只是文字上的力與美，而是一種深刻的感動，使我慢慢體會出偉大與芬芳的意義，引發我思考著古往今來的人生啟示，更使我在不知不覺中開始了塗鴉式的寫作，一日日，一年年，像細砂般的一粒粒的堆積著，期望著將細砂積聚成一磚一瓦，做為建構我未來的文學世界的基石。

十八歲，我負笈於外雙溪畔的東吳大學，渺小的心靈開始在學術的翰海中泅泳，帶著興奮、雀躍與青澀，追尋著一個已然懷抱了多年的夢想；粉白黛綠的雙十年華，我動筆寫了第一篇小說「洞仙歌」；第二年，「一九七八年春」發表、出版……在此後的歲月中，我在讀書與寫作的快樂中逐漸的建立起對自己的信心，也從而寄託了一生所欲追

尋的理想。

「春天遠去之後」原來的書名是「雁字回時」，寫於一九八五——八六年間，按照寫作的順序算來是我的第十本書，初版於一九八七年由光復書局出版印行；新版由海飛麗公司印行，兩者之間已隔了六年之久，驀然回首，連帶的使我回想起三十六年來的人生旅程，和十六年來的寫作歷程；在這成熟的秋光中，我的心中興起了一段平靜的愉悅。

多年前的舊作，或許在水準上已經不能令自己感到滿意；但是回憶過往，成長的痕跡歷歷在目，而無論外在的環境如何，都沒有使我改變或放棄心中所追尋的理想，卻使我對自己充滿了信心。

命運是隻看不見的手

命運是隻看不見的手

陽光像花蕊般的招展著，金黃色的溫柔漾了開來，延伸到大地上；初秋的清晨，空中還飄著幾許微風，傳送著馬路上特有的汽油煙味。

李寶玉一手拎著個塑膠袋，一手牽著兒子，迎著陽光穿過馬路；她的步子是不急不徐的，一襲簡單的家居服，一雙便鞋，更襯出了她的從容有致。

走到幼稚園門口了，停住腳步，她低下頭，又順手理了一下兒子身上整潔的白圍兜，柔聲的叮嚀著：

「祥祥，記得，要有禮貌啊！乖乖聽老師的話，等你放學的時候，媽媽給你做你最愛吃的清蒸魚！」

「好——」祥祥是個胖嘟嘟的小男生，他用力的點著頭，一面又極其認真的說道：

「可是，媽媽，你還要記得，去幫我換錄影帶喲！」他指指她手中的塑膠袋。

「好——媽媽記得！」她笑了起來，露出了一口文細的齒：「給我們的小影迷換卡通影片！」

「謝謝媽媽！」祥祥歡呼了一聲，又喊了聲：「媽媽再見！」轉身便跑往大門裏去了。

她站在門外，看著祥祥的背影消失，整顆心沈浸在自己滿足的感覺裏，臉上不自覺的泛著笑容，眼中流瀉著慈光，直立了好一會兒，她才緩緩的轉身離去。

信步的走進市場，踱了一圈，買了條新鮮的魚，又添了些蔬菜，行過鮮花攤前，她沒忘了買上一把雛菊；走出市場的時候，一雙提著東西的手已經有些兒感到沈重了。

好在，對她來說，這種沈重的感覺早已經司空見慣了；都已經是第七年的主婦生涯了，提著一袋袋的食物從市場往回家的路上走，根本都數不出有幾千趟了。額角微微的沁出了些汗珠，分不出手去拭擦，她也就算了。

走過郵局，那家她經常進出的錄影帶租售店便在望了；她走了進去，輕輕的吁出了一口氣，先在椅子上放下了剛買來的食物與花，然後拎過早上帶出門的塑膠袋，打開來，取

出裏面的兩卷錄影帶。

「早——」一大早，才開始營業不久，店老闆在櫃臺上正忙著整理一疊新的海報，一面探頭同她打招呼；這家店，她是老主顧了，兒子愛看卡通片，丈夫愛看外國電影，總有兩年了，她每個禮拜都要來個兩三趟，為丈夫兒子換租錄影帶。

「今天想換什麼片呢？」店老闆笑吟吟的問著。

「一樣嘛——卡通——」她從架上選了一卷卡通影片，遞過去給老闆登記。

「看這個，好哎，小孩子，從小就會想當太空人——將來，嘿，就開太空船給媽媽坐呢！」

她聽得哈哈一下，看著老闆手忙腳亂的找筆和登記簿，也就不說話了，順手去翻看櫃臺上的海報。

海報顯然才剛送來，雪滑的銅版紙上留著濃郁的油墨的氣息，配合新上市的錄影帶，供店裏張貼在門上牆上的，「又來了什麼新片？」她的指尖透著好奇。卻不料，一翻開海報，映入眼簾的赫然是一張舊照。

「啊——」

不由自主的一聲驚呼自她心頭喉中湧出，一剎那間，驚悸佈滿了全身，她忍不住的顫抖著，舌尖都僵麻了，張大了嘴巴卻沒辦法說話。

店老闆聽到了她的叫聲，斜過眼來一瞄她手中的海報，便開始同她解釋了起來：

「早上才到的片子啦，很不錯呢，十幾二十年前的舊片，重新拷出來，很多人挺懷念的，水明月演的黃梅調，從前迷死好多老太太的呢——要不要挑幾卷回去？剛到，還沒有人租過呢！」

他熱心的指了指一大堆落在櫃臺一邊的錄影帶，又指著海報，嘰嘰呱呱的說了下去：「你看，都還沒有上架呢！遲了，會給人家租走，就不能挑選了喔——我去看海報貼起來！你看，水明月漂亮是真的漂亮，不像現在的電影明星，都是靠化妝的！」

店老闆的嗓門兒不小，店裏又沒有其他的客人，正對著她講話，那聲音轟隆轟隆的，像雷似的打在她的心上。勉強的定住了神，還是覺得耳中嗡嗡的作響；她把腰背靠住了櫃臺，儘可能的深呼吸，然後，她伸出手去接過老闆登記好了的卡通影片，裝做若無其事的隨口說著：

「好了哦，再見！」